

[all郊] 娇花易折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113495)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113495>.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姬屋藏郊 , 戩郊 , 彪郊 , all郊
Character:	殷郊 , 姬发 , 杨戩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9-16 Words: 8,300 Chapters: 2/2

[all郊] 娇花易折

by [playkid](#)

Summary

可怜的娇娇小郡主沦落风尘被这样那样的齷齪故事，文笔胡闹，剧情无脑，非成年人莫看。

all娇，一章换一个cp。

Notes

竹马重逢，来一发。

Chapter 1

这是三年后激发第一次见到阴娇，他想：真不愧是宜香院，殿下像变了个人，一样的眉眼，怎么变得这么……勾人。

他对面铺满裘皮的床榻上懒懒地倚着一个人，身材颇长健美，柔滑的内衫勉强遮住丰满的胸肌，一看就能轻易解开腰带勒出蜂腰丰臀，海藻般浓密卷曲的长发把无比英俊的五官衬托出浓艳。阴娇看着激发，眼神从轻佻到惊疑，最终迸发出惊喜，整个人站了起来：“激发？是你吗？真的是你吗？”

激发走上前去一把抱住了阴娇，他说：“殿下，我终于找到你了！”

被昔日最好玩伴抱住的那一刻阴娇眼泪流了出来。

仿佛死去经年的旧日美梦复燃了一般。

那时他还是大尚朝高高在上的郡主。皇帝年迈，仅有二子，他是次子寿王的独子，也是唯一的皇孙。平日在上书房与众诸侯世族子弟习文弄武，因自小身高体健又有一股争强之心，君子六艺皆出类拔萃，自然成为八百子弟的头领，人人都认为他会分化成乾元，成为大尚的皇储。

谁知，后来他分化成了坤泽，无缘储位，阴娇心有不甘更加努力奋进。跟在他身后的兄弟们倒是陆续分化成乾元，逐渐看他的眼神也起了变化，从恭敬拥护变成爱护追求。令他懊恼不已。

激发也分化成了乾元，他是西方侯次子，也是争强好胜之人，希望成为阴娇父王那样的英雄人物镇守一方，所以与阴娇亲近，二人无话不谈，如亲生兄弟。即使后来分化之后，激发对阴娇依然如旧，还安慰道古时坤泽亦有称王之人……

没想到三年前阴娇父王突然起兵夺嫡，事发后母妃死谏，父王一意孤行最后事败身死，而阴娇因当时身处皇城并不知情，且身为坤泽保全了一命，最后被流配蛮荒北地充入了勾栏。

父王起事的那三个月，阴娇从天上跌倒地上，他被锁在寿王府，心急如焚，求见皇祖皇叔不得，给父王寄出的劝降文书如石沉大海，兄弟们更是一个都见不到。倒是母亲想办法带进来一封信，叮嘱他无论最后如何，定要珍惜性命，请求宽恕，母亲惟愿娇儿觅得良人一生幸福。后来母亲死谏而亡、父亲事败被斩，他起了死志，却梦到了母亲的温柔斥责，所以之后遭遇了诸般折磨，依旧咬牙坚持到了今天。

二人久别重逢，相拥许久，分开后携手坐在榻上，激发见阴娇泪流满面。心疼不已，用手背为其擦泪。

他发现，殿下不仅艳色更胜从前，连皮肤都变得娇嫩，生怕自己的粗手滑伤，赶紧将手缩了回来。

阴娇见他一碰即离，像是有所避忌，心中有些苦涩：如今我不过是个贱籍，早就不配与他称兄道弟……

激发去倒了一杯茶，捧了过来：“殿下，这些年你过得如何，我找了你好久。”

阴娇看他眉目诚挚，与儿时并无不同，还是如此细致关怀，心中一暖，双手把茶接了过来。阴娇身材高挑，肌肉饱满，在男子中算高大之人，却有一双娇小的手。当初舞刀弄剑，满手粗茧时，激发只觉可爱。如今这双手被养护得细嫩光滑，指尖染了丹蔻，被细细

的金丝戒指衬着，仿佛生了魔魅，引得激发移不开眼睛。

阴娇喝了一口茶，眼泪流得更多了些，他说：“这些年，我过得不好。一点也不好。”

激发闻言抬眼。

阴娇看着激发的眼睛道：“好多次，我都不知自己如何能苟活。他们辱我、欺我、待我如玩物一般……”他掀起自己的衣衫和长发，露出了一边的胸膛肩颈，“你看，三年来，每日我都要忍耐这些……”

激发看去，阴娇身子比之前细瘦了一圈，却依旧有着饱满的线条，修长脖子上被咬了几个暗红的压印，肩背露出道道红痕似是细鞭留下的印记，最让他眼睛发胀的是胸部。未分化前也曾一起河边沐浴，阴娇身材健美胸肌壮硕，自己那时便觉眼热，如今他胸部更加圆润丰满，乳尖从红豆膨成了樱桃，整个胸乳吸吮的红斑十分密集，大概之前被吸了一夜，奶头肿胀嫣红得刺目，更有隐隐有一股乳香传来。激发喉头一紧。

阴娇掩上衣衫，对昔日最信任的兄弟说：“激发，你可否救我？”

“当然！”激发一把握住阴娇的手：“我找了你好三年。平乱之后，你便消失了，皇榜只道你被堕为贱籍流配远地，下落却无人知晓。因你是坤泽我猜可能会在勾栏，找了无数城镇，才终于找到了你，我既然来了，殿下，你就不用再受他人磋磨了。”

阴娇又流下泪来，心中有些不敢相信，怕只是一场美梦，醒来皆成空，竟一时说不出话来。

激发见他一双翦水秋瞳，盈盈望向自己，长而翘的睫毛凝着泪滴，心中充满怜惜。当日遥不可及骄阳般照拂兄弟们的殿下，如今却成了可以任人攀折的娇花，泪盈盈地祈求自己帮助。激发心疼道：“殿下，这三年只有我来寻你吗？北地是重家在管，这离北方侯府不过三百里，你没找重英彪吗？”

阴娇听到这个名字竟抖了一下，垂下眼帘，攥紧了茶杯，闷声说道：“他是找到我了，他还重金拍得了我的‘出阁’夜。”

激发震惊：“这个混账！他怎么能？至少应该把你接走。”他想，当日四方诸侯之子求学上书房，客居在寿王府，与阴娇比其他世族子弟更为亲近，重英彪总与自己相争，甚至拳脚相加，自己从不相让屡屡得胜，与他甚是不和。但他对阴娇也是恭顺，有次游猎还救过阴娇，怎会任阴娇在此沦落受难。

阴娇目露哀戚：“他大概是恨我吧。我未曾向你说过，分化之后他其实悄悄送过我一对玉镯，被我遣人丢到了他房门口。”

这个重英彪！激发攥拳，对阴娇道：“没事了，我带你走。”激发想了下，“他不会来阻拦吧。”

“应当不会……”阴娇眼中哀戚更浓，“他起初是日日来的，如今一月也不会来一次，大约已然忘了我了……算了不提他了。”阴娇拭去腮边眼泪，起身去取了新茶，坐在窗边茶台，对激发展露笑靥，“说了这半天话，你风尘仆仆而来，还没喝上一口茶。”说罢俯身开始洗茶冲泡。

激发这才发现他只穿了一单薄长衣，行走间会露出健美修长的大腿，阳光照过来，竟能半透衣衫，丰乳细腰，两颗肥硕的红樱隐约可见。光线勾勒着阴娇俊美无俦的面容，仿佛一尊发光的神祇，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他想，该死的重英彪，居然这次赢过了自己。

阴娇沏好茶，见昔日挚友端坐在床榻上，浓眉俊目英气勃发，殷殷看向自己，仿佛旧日时光。心中又有些暖意，于是把人招过来，将茶杯放在他手上。就像以前自己得了赏赐也要

塞到他怀里一样，好兄弟，便要共欢喜。

他问激发这几年过得如何，激发道这几年他回乡任职，要了一个巡查农事的职位，可以周游各地，才能暗暗寻他，又讲了些各地见闻风土人情。这些年阴娇身处勾栏从未有人愿意与他说这些闲话，听得笑靥连连。不知不觉到了晚间，唤龟奴传了菜，二人又聊了许久。

夜深之时，妓馆里淫声渐起，阴娇有些羞臊，便对激发道：“你也累了，回客栈安歇吧，明日再筹谋助我脱困之事？”说罢站起来做送客之态。

激发却没有动，抬眼目光灼灼地看向他。

阴娇心中一跳，觉出一些异样，昔日挚友的眼神突然变了，变得很深，闪着这三年自己最为熟悉的目光。然后他的手臂被激发抓住，整个人被猛地拉了过去。

激发紧紧抱住阴娇的腰，深吸了一口勾得他心痒的乳香，抬头笑着对自己心心念念找了三年的人说：“殿下，渡夜资我是付了的，这可是臣一年的俸禄呢。”

阴娇心中的暖意被驱散了。他像是被打回了原型，美梦幻影终究还是碎了，就像重英彪那夜不管他如何哭求掰着他的脚硬生生把镯子套在脱臼的脚踝时一样。

罪堕贱籍，便是玩物。

阴娇闭上眼又睁开，抬手抚摸昔日挚友粗浓的眉毛，对他轻佻地笑了一下。

激发直接将阴娇举了起来，三两步走到床边，把人扑进层层裘皮之上。他双手扣住阴娇手腕，弓身用鼻子顶开阴娇松散的衣襟，找到肥硕的奶头深吸一口气，确认这便是一直把他挠得心痒乳香来源，便一口咬着上去吸吮起来，滋滋作响。

阴娇被吸得轻喘一声，乳尖昨日刚被苏二公子玩赏了一夜，激发吸得太狠有些刺痛，但他没有喊疼，而是抬起身子迎合着激发。

没想到真的可以吸出乳汁，虽不多却格外香甜...激发吞咽了一口，觉得自己不止男根，浑身都烧了起来，他抬身解开腰带脱掉了衣裤，露出一身雄健的肌肉。与年少不同，作为上甲乾元，他如今筋肉遒劲已经比昔日高大的皇子还要宽厚了。他看到阴娇柔顺地躺在自己身下，双目潮湿，娇喘连连，衣襟松散露出一边奶头红肿的酥胸，实在诱人得很，便急躁地扯开身下人的腰带，发现阴娇衣衫下竟然连亵裤都没穿，心道真是方便。

将阴娇从衣服里剥了出来，激发把人抱坐在自己腿上揉搓，润泽健美的肉体手感十分美妙，他一边揉搓一边埋首在胸乳间不停吸咬。两颗红樱被牙齿厮磨，被舌苔舔得湿淋淋，又被整个包在嘴里吸出乳汁。

实在被玩弄得太过凶狠，阴娇留下眼泪，哀求道：“激发，轻一点，轻一点。”

“娇儿，怎么会有奶。”激发突然抬头拧眉，“你生了孩子？”

“没有。”阴娇笑了一下，“看来小侯爷真是洁身自好，去过那么多勾栏寻人，不知道花魁每日会服用玉露丸来催情产乳，让恩客尽享床第之乐吗？”

他悲凉地想，这一生，自己都不会有孩子，作为罪人，早已被鸩主按律割除腺体，从此无法被标记也无法标记他人，下体也被灌入汤药摧毁殖宫不能受孕。

还好，激发应该不知道这些。

“原来如此，好生厉害。”激发一笑，把阴娇扑倒，终于亲上了他的嘴。阴娇的嘴生得十分好看，上唇如弓嘴角微挑，下唇如月水润嫣红，优美小巧的嘴唇调和着俊美锋利的眉眼，

面容平添几分精致。当年激发便喜欢听他说话时盯着他的嘴，总觉得十分受用。得知他分化成坤泽后才确认那份受用原来是贪恋。他太了解阴娇的骄傲，故而不动声色待他如常，不似那群蠢物垂涎得难看。

而今，他高傲的殿下就躺在他身下，不着寸缕，任他亵玩，想到这一切竟是真的，就觉下腹烧得难受，如火燎原，阳物坚硬如铁，恨不能立时冲进阴娇花穴。他捧起阴娇的脸，把舌头深深伸进他口中舔弄，舔得阴娇发出呜声，轻轻推拒着他。不够不够，怎么吸都不够，殿下好香，激发吸得阴娇下唇充血，又开始吸他下巴、双颊、耳朵、脖子，每一口都那么重，像是要生啖阴娇血肉。口水混着泪水涂满了阴娇的脸，他没有喊疼，他抱着激发，轻轻抚摸他的腺体，熟练地发出细微的呻吟。他感受到了激发浓稠的欲望，大概积累了很多年。他的挚友，是什么时候开始肖想自己的呢，和重英彪他们一样吗？自从分化成了坤泽，便再也做不成他们的伙伴了。坤泽注定要为夫君生儿育女，高贵的坤泽被世家乾元收入府中，寻常坤泽成为一家的共妻，而自己这样的罪人，至贱之身不过是勾栏里的玩物。居然幻想还会被人敬之重之，真是可笑。

被舌头舔进花穴时，阴娇想，如果一切不曾发生，自己要从世家子弟中挑选一个乾元，那应该也是激发吧。

所以，就当今夜是我的洞房之夜，油灯便是花烛，裘皮便是鸳帐，埋首在我腿间的这个人，便是我的夫君。

阴娇笑了，发出更加甜腻的声音，虽然没有腺体，乾元的信素还是渗透了全身，他觉得自己热了起来，小穴渗出花液，被激发吃得滋滋作响。激发抬头看他，眼亮得迷人，他说：“娇儿你的逼好甜。”然后就把阳物捅了进去。

“唔！”阴娇被捅得拱起了腰，太大了，太硬了，太急了，他强迫自己适应，眼泪还是渗了出来。

激发却等不及了，捉住他的双手便亵弄起来，浑身血脉贲张，肌肉隆起，又狠又快，撞得他呻吟都破碎不堪。

身下人泪眼盈睫，腮染红潮，鬓发被汗水打湿贴在脸侧，随着自己每次顶弄，胸乳波浪颤动，呻吟不断，双腿都勾不住自己的腰，激发觉得爽到了天灵盖。

他终于亵哭了阴娇，幻想了无数次的春梦终于变成了现实。

他想，我的好殿下，在床上真乖。他把人翻了过来，揉捏阴娇丰满浑圆的臀部，依稀看到有些指印，心头冒出火，忽然狠狠地搥了上去。

阴娇痛得惊叫了一声，他热了些许的身子又凉了下来，紧接着又被拍了几下，终于两瓣肉臀印满了乾元的痕迹。

好痛，阴娇没有喊疼，他想，这终究不是真的洞房之夜，他的良人定然舍不得这样待他。

然后激发就抓住了阴娇的双臂从后面狠狠地亵了进去，像骑马一样骑着他。

还记得当年他们打马并行，意气飞扬，激发永远差他一个身位，在他身后跟随，现在自己却成了激发的马……这样一个千人骑的娼妓，怎么会遇得到良人呢。

阴娇被一下下钉在裘皮之中，细软的绒毛擦干了不断流出的眼泪。

不知过了多久，激发终于发出一声满意的喟叹，射到了阴娇体内。他拔出半硬的阳具，看趴跪在身下柔顺的健美身躯，纹理分明的背，结实圆润的腿，红肿丰满的臀，终于明白阴娇背上为什么会有鞭痕。

如此骏马谁不爱骑，骑的时候谁不想鞭笞一二来逞一下威风呢。

激发怜爱地捞起阴娇抱在怀里亲吻，一手搂着肩头，一手摩挲胸乳、腹肌、大腿和肉臀。

阴娇一手搭在他的手背摩挲，另一只手摸上他的阴囊，涂着丹蔻的秀气手指轻拢慢捻，又摩挲上柱身，用指尖揉弄龟头。激发很快又硬了起来，他双眼发亮地看着阴娇侍弄。阴娇冲他勾起唇角，眼波流转间竟十分妩媚，看得他心跳如擂鼓。

渡夜资如此昂贵，必是有缘由。花魁除了样貌无双，自然还有高超的淫技。

阴娇起身趴到激发腿间，伸出舌头舔弄他的阳物，熟练的花魁特意岔开腿翘起臀部，展示自己细腰丰臀形成的诱人曲线，一手口并用地服侍这男根，一边做出迷醉的表情。

俊美浓艳的殿下在吸舔自己刚刚使用过紫红硕大的肉棒，被自己亲手印上掌印的肥臀在款款摇摆，细密汗珠在润泽的肌肤上闪着幽光。激发看着这一切身上又烧出火，他抓住阴娇浓密的长发，忍不住顶起胯，深深捅进他的嘴里，不管他吃不吃得进去，越禽越快，最后特意射到殿下美丽高贵的眉眼上。

阴娇是鸨主杨剪手把手教会淫技，这些年也用嘴伺候过不少人，激发粗鲁禽弄还是让他难受，竟一时被梗得说不出话来。只能抬起头向他的恩客讨好地笑了笑，趴在恩客腿上，祈求一些垂怜。

夜还很长，他身子很冷。

我是怎么教你的

Chapter Summary

鸨主调教，来一发。

阴娇被绑在春椅上，不知被绑了多久，额边挂着汗滴，轻轻喘息。

细长的红缎在他脖子上拧了几圈，从双乳下环过，缠绕臂膀后将手腕与椅子上扶手扎在一起。紧实的长腿支在椅面两侧，脚腕也被红缎缠于在下扶手上，一副任人采撷的姿态。

他周身只披着浓黑的卷发，丰满赤裸的肉体布满细汗，难耐地扭动，红肿的花穴淌着止不住的情液，在幽暗的内室闪着光。

这是一个阁楼，只有一扇高窗透光，余下大片的阴影里潜伏着各类勾栏独有器物：春椅、木马、吊篮、刑架、药柜、放满鞭子蜡烛和玉势的案台。

阁楼唯一的天光里站着一个人，不知站了多久，他身着白衣，长身玉立。

他看向阴娇，修眉俊目眸光温润，像个值得信仰的慈悲仙君。

面对这样一个仙君，阴娇却仿佛面对什么巨大的恐怖，紧张得面色苍白，小心地哀声道：“求求主人，奴知道错了，疼疼娇娇吧。”嗓音沙哑，听起来更觉可怜。

那人闻声轻笑，款步走进阴影，抬起阴娇的脸，俯下身，鼻尖顶着鼻尖，唇贴着唇，用自己清亮的眸子盯着身下的娼妓，说道：“你也知道自己错了。我是怎么教你的？让人禽得这么狠，逼肿成这样，这几天怎么接客？”

此人正是杨剪，宜春院的鸨主。对于鸨主而言，花魁一夜千金，伤了病了，休息一天便损失惨重。

阴娇连忙讨好地伸出舌尖舔杨剪的嘴唇，歪头用柔软的腮蹭他的手心，做出最亲昵的姿态，柔声道：“奴也不想，只是小侯爷那样的上甲乾元，不好敷衍……”

“乾元？”杨剪挑挑眉，抽开手，去药柜取出一个紫玉药盒，回到春椅坐下，打开药盒，用指尖挖出一块膏汁，抹到了阴娇淋漓的花穴上。他一边细细的抹，一边说：“乾元与你有什么关系？一个腺体已废之人，又不会进入潮期，中庸乾元有什么分别？我看你是又在发梦了。”

好疼，阴娇咬紧了唇，周身战栗，汗水蜿蜒在鬓边。他刚被喂了三日份的玉露丸，春潮涌动，胸乳和花穴胀痒得难受，现在又被敷上紫玉膏，一时又痒又疼。他知道杨剪在惩罚自己，所以选这个能让人快速痊愈却如针扎般疼痛的伤药。

他不敢喊疼，他知道有时呼痛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痛苦是自己的毒药，却可能是他人的蜜糖，野兽的血食，甚至是仙君的神粮。

杨剪的手指借着药膏的润滑渐渐捅得越来越深，指尖打着圈，照顾着每一处滑腻的肉壁，似是细致呵护，又似精心褻玩，搅得水液滋响，搅得阴娇的痛痒难耐，大腿打折颤，茎头也开始吐露情液。痛苦又畅快，畅快又痛苦，畅快不能到顶，痛苦似无尽头。

阴娇想，这双手总能让自己欲生欲死，无数次生生死死之后，自己已经面目全非。

“主人，奴再也不敢了。求主人怜惜奴吧。”阴娇带上哭腔，声音更加嘶哑。

杨剪抽出了手，又抹了些药膏，开始抚弄阴娇肿胀殷红的乳头。

“啊...”阴娇惊喘，乳头昨夜被激发咬破了皮，抹上药膏实在疼痛难忍，止不住呻吟。

见他痛苦，杨剪果然勾起唇角，更加用力地亵玩，捏出道道指痕，甚至溅出乳汁，整个胸口变得又红又湿。

“你让他们作践自己，我却来给你上药，这不是怜惜吗？”杨剪起身覆在阴娇身上，用鼻尖轻轻蹭着阴娇的额角，在他耳边道，“辛苦教了你这么多拿捏人的手段，你竟敢都忘了。”

“主人教的，奴怎么敢忘，是真的情势逼人.....”

杨剪直起身来，将胯部顶在阴娇脸侧，对他说：“那让我看看你还记得多少。”

阴娇连忙抬眼看他的眼睛，露出讨好的神色，隔着衣料蹭着杨剪灼热坚硬的阳具，表现出急切地渴望，用脸颊鼻尖摩挲，用嘴唇吸吮，搭配着发出甜美的呻吟，直到杨剪气息微乱。

杨剪看着在自己胯间发骚乞怜的花魁，眼神难免露出些志得意满。

阴娇并不像一个坤泽，更像乾元。坤泽大多娇小柔媚，而阴娇却高挑精壮，英俊逼人，甚至比一般的乾元还要健美。所以当征服了这样一个英武少年，把他变成一个充满肉欲之美的尤物，对你搔首弄姿甚至摇尾乞怜时，自然能获得绝顶的快感和满足。

杨剪第一次见到阴娇，就知道他与众不同，明明是一个刚刚被流配三千里，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犯人，却让自己移不开眼睛。那是他从来没见过的傲然和尊贵，似是跌落凡尘的仙蕊，即使裹满污泥，依旧从根骨里透出芬芳。作为中庸，他竟然依稀感受到了坤泽甘美的信素。

所以杨剪亲手给他清污涤尘，给他敷药去伤，给他研磨出一身细腻的肉，打熬出一身勾人的风情。他甚至陪他度过了几个潮期，咬破他腺体无数次，然后又亲手挖掉了伤痕累累的腺体。殷郊是他最满意的作品，北地最迷人的花魁。

阴娇撒娇道：“主人，给奴解开让奴好伺候您吧。”

杨剪面露嘉许，伸出两指挑开了他手腕上的扣结。

双手初得解放，还带着酸麻，阴娇不敢怠惰，立刻搭上主人的腰带，熟练地解开，把主人的阳具迎了出来。

他捧着杨剪粗红的肉棒，像捧着无上珍馐，动情地舔舐，用自己柔软的嘴唇吸吮龟头，用秀气的手指抚弄着肉茎和囊袋，越吸越深，用口腔规律地套弄起来。

杨剪气息渐粗眸色深暗，抬手抓向他头发准备禽他喉咙时，阴娇连忙用手包住了对方的手，转而舔舐主人的手指。

十指连心被包裹在温暖潮湿的口腔，被滑腻的舌苔扫过，给人别样的舒爽，便纾解了施暴的欲望。杨剪挑挑眉，笑道：“看来这些你没忘，那怎么还被人捅烂了嗓子？”

阴娇不敢接话，引着杨剪的肉棒去顶自己的柔韧丰满的胸，撒娇道：“主人，奴这里痒得很，您给我杀杀痒吧。”

见杨戩面色愉悦，阴娇解开了自己的被缚住的脚踝，跪在了春椅上，塌腰翘臀，撑着扶手，用双臂挤出胸肉，让双乳看着更加饱满浑圆。然后用耸立的乳尖去蹭杨剪的腹肌大腿，用乳肉去磨杨剪的肉棒，让龟头顶进丰盈的乳肉，溢出的乳汁把杨剪彻底弄湿，他一边扭动身躯，一边哑着声音唤着主人好舒服。

红色缎带还挂在脖子上，蜿蜒进肉臀和大腿，随着身躯起伏摆动，似淫糜的红蛇纠缠赤裸的妖精，又像欲求不满的淫妖要将红蛇搅死在腿心。

杨剪露出满意的微笑，清隽的眉目染上潮红，笔直的肩背微微弯曲，他用手抚摸阴娇的肩头，给他鼓励。

于是阴娇把杨剪的肉棒埋进自己乳沟用手包住，上下起伏。他伸出舌尖，保证每次阳具顶上来时正好舐到他湿润的舌，涎液被带入乳沟，增加润滑。随着杨剪呼吸渐粗，阴娇动作越来越快，直到摸着肩头的手按住了自己头，带着腥味的阳根冲进嘴里，猛兽几下便释放了热液。

阴娇吐出盛满白液的舌尖，弯着眉眼邀功，见杨戩情色正浓，便放心咽进口里，将脸蹭进杨剪手心，柔声道：“主人弄得奴好舒服……”

感受到杨剪的手主动爱抚起自己，阴娇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身上的痒痛似乎都好了些。

然后那只手突然掐住了他的脖子，他被迫扬起了脸，阴娇心惊，不明就里。

杨剪盯着阴娇凄惶的双眼，手上逐渐用力，冷冷道：“既然胸技如此谄熟，什么乾元应付不了，偏要让人作践？莫忘了，你身上每一块肉都是我宜香院的，盖着我杨剪的印，由不得你恣意妄为！”

阴娇扒着对方的手，涨红了脸，眼睛流下泪来，艰难道：“再也...不敢了...求求您...”

然后他被甩到了地上。

大口喘着气，阴娇再也忍不住眼泪，一颗颗落了下来。

“我知你心里盘算。”杨剪整理好衣服，仿佛还是那个白衣清冷的仙君，“你以为自己乖顺予取予求他们会怜惜你，甚至带你离开？”

他拿起阴娇脖子上挂着的红缎带，在花魁颈子上缠了两圈，然后紧紧一扯。

阴娇被扯得跪在地上，他用手抓住脖子上的缎带减少窒息，红着眼哭求：“没有，主人，没有，阴娇不敢这么想，阴娇一天都不想离开主人。求求您饶了奴……”

杨剪抱着臂欣赏了一会儿美人的梨花带雨，满意地笑了下。他转过身，扯着红绳向前走。阴娇被勒得站不起来，只得在后面跪爬，被一步步拉到了另一个房间。

这里掌着明灯，挂着重重红纱，氤氲着烟霭，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杨剪松开他，把红缎解开丢到了一旁，然后自己走到纱幕里，试了试浴桶里水温，觉得温热宜人，便侧过身对阴娇道：“过来。”

阴娇打起精神，支撑起痛痒的骨肉，走到了巨大的汤桶边。他光着身子很久，又出了很多汗，冷进了骨头里。

杨剪取来一块帕子，沾了热水，轻轻擦着他脸上的泪痕。表情是那么温柔，仿佛多年知心的情人。

阴娇却知道眼前这人最是无情，永远琢磨不透，时而降下甘霖，时而雷霆万钧。

“进去。”

阴娇坐进浴盆时，杨剪已褪去了衣裳，露出精壮的躯体。

他是个中庸，生在这勾栏泥淖之中，于黑暗里搏杀，历却无数劫难才站在了最高明的地方，成了这方小天地的王，整座宜春院便是他的封土，而阴娇，是这土上开得最艳的花，是他亲手栽种，小心浇灌，他掌中的花魁。

他不允许这朵花带着不该有的心思。

杨剪走进汤桶，他环住阴娇，温柔地撩起水给他清洗。

褪去白袍的杨剪似乎把疏离的神性也一并褪去，露出了人性的底色，他伸出修长的手指给阴娇梳拢卷而黑的长发，用指肚轻柔地按揉阴娇颈间勒出的红痕，然后把阴娇温柔地拉进怀里，用唇角轻啄脸颊，仿佛这是他的珍宝。

阴娇长呼一口气，他知道鸨主的教训结束了，便依偎进杨剪的颈窝，伸出舌尖舔他的喉结。杨剪食指勾起，赞许一般刮了下他的脸颊，然后捉住他的下巴，低头亲了上去。

鸨主的吻非同凡响，呈现最高的淫技，从不轻易施舍，阴娇每次都像被吸住了魂魄，战栗从舌尖密密麻麻蔓延至全身。

有着疗愈作用的热汤已经减缓了身上的痛，所以愈发痒了起来。他情不自禁地缠上杨剪的雄劲的身躯，厮磨着皮肉止痒。却越磨越痒，自己的孽根也硬得发烫，抵在鸨主的紧致的腹肌上不停搓弄祈求更多怜爱。杨剪果然用手握住他的性器。

阴娇被揽在坚实的怀抱里，被细腻地吮咬着唇舌，一只手掌揉着他的胸乳，一只手套弄着他的阳根，周身被热水包裹，鼻息里充斥杨剪口舌里带着松香的气息。这一刻他觉得自己仿佛被爱着，被疼惜着，被人放在心上捧在手上，是被珍视的爱人。

杨剪认真亲吻时眉峰会微微皱起，情动时眼波会染上潮红，让孤标料峭的眉眼降落到红尘，此时他看着阴娇，闪动的眼波里似乎满溢滚烫的爱意。

阴娇被这一时的爱意烫暖了心，他放任自己沉迷，享受每次鸨主教训之后的恩赐。鸨主的手技天下无双，每一次揉捻都准确地挑动淫筋，快慢缓急再恰好不过，比自己还懂身体的需求。热潮从腿心蔓延到全身，一波一波地解着痒，一步一步攀上巅峰。最极致的技术挑起最浓烈的情欲，让人神魂颠倒，赴死还生。

攀至高潮时杨剪放开了他的口唇，让阴娇能大口呼吸，阴娇满面春情，忍不住呼唤此刻的心上人：“主人……”

杨剪抚摸他的红润的脸颊，道：“记住我教你的，不要发梦。这世上不会有人真的怜惜你。进了勾栏，就做不成人。无论是重二、苏少，还是昨天的小侯爷，和其他客人不会有什么不同。”

龟奴进来加了热水，浴汤依旧很热，阴娇心里却禁不住被这些话冻住。

他想，这次是激发，激发不一样，激发会不一样的。到底在心里留下了一点火种。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